



## 葡萄的诗与远方

魏亮

上周末，一家三口人到城市近郊的一个葡萄基地采摘新鲜的葡萄，一串串紫色的大葡萄，品尝着葡萄甜蜜的味道，还有采摘的喜悦和乐趣，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……

最早对葡萄的记忆，是我小时候与奶奶生活在乡下的日子。奶奶的农家小院前有一个葡萄架。葡萄架下是夏天乘凉的好地方。我怀着好奇的心，问奶奶，这是什么树呀？奶奶告诉我，这是葡萄树，结的果实是葡萄。奶奶还告诉我，这些葡萄树是我爷爷种下的，有十几年历史了。时至今日，我还能清晰地记得，奶奶最爱给我讲故事，七夕牛郎织女、中秋节广寒宫嫦娥、西游记里的故事等等，当时，我十分佩服我奶奶，心里觉得奶奶是一个有文化的人。后来长大了才从父亲口中得知，奶奶虽是旧社会的农村妇女，但她的父亲是私塾先生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很小就能识文断字，会《百家姓》和《四书五经》等等。秋天是葡萄成熟的季节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奶奶家结的葡萄不大，颜色青红相间。奶奶搭着小木梯从葡萄架上用剪刀摘下一串串葡萄，用井水洗净之后，我是第一个食客，葡萄味儿酸酸甜甜的，而且还有籽，要吐掉。可以说，葡萄架下的童年时光既是温馨的，又是快乐的。

到了上学的年纪，父亲便把我从乡下奶奶那里接到了城里，在父亲上班的国营工厂附属子弟小学读书。父亲当月发工资的日子是次月5号，有回我跟父亲一起去工厂会计室领工资，我一眼就发现会计室门口有棵葡萄树。这棵葡萄树有些岁月了，葡萄树的根部向上的藤足有饭碗口那么粗，葡萄藤蔓延到几米高的架子上，而且结了儿串小葡萄。我双眼定格在那几串小葡萄上，父

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对我说：“这野葡萄还是青的，味酸，呷不得呢。”我失望极了。父亲每回发工资后，都会带我去附近的农贸市场，买些好吃的给我。如果是葡萄上市季，那父亲肯定要买些葡萄，解我的馋。

往后的日子，读书的时光是充实的，工作的时光是忙碌的。直到早几年搬进新居，我有了些空闲时光，我爱上了阅读，以及种植盆栽的喜好，于是在书房旁的阳台种上了一些花草树木，其中就有一株葡萄，对于这株葡萄，我是用心的。我特意买了一个大瓷盆和一袋营养土。平时，做些浇水、松土、施肥等日常维护。春天，开窗，是一缕春色，葡萄生长出翠绿的嫩；夏天，开窗，是一片绿荫，葡萄藤生长速度快，很快爬满了铁窗。而且葡萄藤上的葡萄叶更是茂盛。我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下阅读写作，深夜的书房时常见到我的身影。每当看书倦了，或是码字累了，我都要站在窗前，放松自己的身心，放飞自己的心情。窗前，月光下，我的心已经沉醉，好像忘记了世间的烦恼，这个夜晚，夜色才如水般柔软、缓慢、流淌，轻抚在醒着的葡萄上。它们的目光晶莹剔透，和天上的星星一起闪烁。一阵轻微的晚风吹来，葡萄叶在倾泻的月光下摇曳，我顿感一阵凉意。于是关上窗户，重新坐到书房前，继续码字。

如今，市面上的葡萄种类繁多，我也吃过很甜的很大的无籽的葡萄，但我还是不能忘记曾经有关葡萄的人和事。

记忆

美味

## 喷香山芋

凌泽泉



前几日，我在一条巷子里闻到了烤山芋的扑鼻香味，立马寻香而去，买了一只，急急地掀开皮来，直吃得口齿留香。烤山芋，是可以暖心暖肺的食物啊。

犹记春日，布谷鸟在枝头欢叫，农人的脚步闲不住了，牛鞭脆响，铁铧犁过，身后是光滑的泥条，再掉转头犁上一趟，便隆起了长条泥垄，借助铁锹的修整，一条条山芋垄便静卧地头。

趁个春雨霏霏的清早，把剪成一截截的山芋藤放进竹篮，披上雨衣，挽起裤管，去地里扦插。山芋藤有如孤儿，在独自开始自己生命旅程之时，没有其他植物所有的根系，更没有果实饱满的种子，有的仅是藤上的一个小小的节。沾着细雨的湿气，只需斜着往泥土里一打插，就算是完成了栽植的全过程。但命薄的山芋藤没有抱怨命运，而是选择扎根泥土，那截插在泥土中的茎一门心思地往下扎，渐渐地，茎成了根，节上的那个唯一的芽也拼着命向上生长，渐渐地，一星点的芽绵延成藏蕤于垄上疯长的藤蔓。

植物生长离不开水，农人是深知这个道理的，可他们更清楚，给山芋秧过养尊处优的生活，它就结不出成串的山芋来。于是，高耸的垄就成了山芋秧的家。垄高不聚水，雨水随垄两边的深沟流走，山芋秧便承受着干渴的煎熬。对生的强烈渴望逼迫山芋的根向下及旁边延伸，其根系便愈来愈发达。垄上的藤蔓也努力地攀缘着，只要藤节一贴近泥土，便迅速地伸出新根来，粘住泥土吸收水分。整个山芋地里，上演的该是多么壮观的抢夺养分的非常战事啊。农人们也时常来地里转转，看着茂密的山芋藤，想到地下盘根错节的恶战，心里是欢喜的。只有当野草们也挤进来争夺养分时，他们才顶着烈日，荷锄向侵略者们的根部

斩去。忽一日，农人们看到垄上裂开了一条条歪斜的裂缝，心里异常欢喜，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地里的山芋挤胀的结果。

一夜秋风紧，到了山芋收获时节。老牛拉着犁铧剖开山芋垄，像是揭开了盖在垄上的一条大毯子，呼啦啦，山芋滚遍了垄上垄下。初见阳光的山芋带着满怀的惊喜装点着秋日的田野，比起金黄的稻穗、雪白的棉花来，山芋们个个腰板挺直、面色红润。孩子们提着竹篮捡山芋，大人们则一箩筐一箩筐地将山芋运至地头。一堆堆山芋躺在蓝天白云之下，接受着农人们目光的洗礼。

收完了自家的山芋，孩子们便结伴去别人家收获过的山芋地里倒山芋，顺着山芋残留在土里的根茎，用短把的小锄头在泥土里掏。翻过一层层土，忽然，一只大山芋便裸露于眼前。将被遗落在地里的山芋收进篮里，心中的快乐便一层层叠加。

亲爱的山芋被放进早已挖好的地窖里，父母是不让吃的，待到秋霜已降，山芋收浆了，家家户户的碗头上才会出现山芋的身影。清早，母亲喜爱煮山芋稀饭。刚舀上碗的山芋十分烫嘴，可那份想吃的心情却迫不及待。端起满满一碗山芋粥，邻居们聚在一起，说笑声中也飘着山芋的喷香。

诗词

眼儿媚

许厚今

山菊丛开郁金黄，佳节又重阳。茱囊香佩，椒浆馨酿，结客游芳。

登高望远云天阔，寄语友情长。晚收红叶，漫题诗草，和韵清扬。

采桑子

徐燕

重阳佳节风光好，姊妹登高。放下辛劳，茱萸丛中一陶。

青山绿水宜相照，云乐歌韶。风舞衣娇，兴罢归来醉玉醪。

临江仙

韦燕

九日天高云淡，潺潺溪水清澜。满山不尽菊花看。染香添短袖，浸酒醉红颜。

凌空一鹤飞舞上，番来思念延绵。梦回绕膝似团圆。醒祈仙界里，阿姥永宽安。

采桑子

詹红卫

庐州花簇黄金菊，今又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气爽天高，歌乐韵飞扬。

桑榆四湖湖边聚，献技同场。献技同场，强体修持，八段锦流长。

趣味

## 指甲花

吴秀娟

院子里的指甲花开了。一簇簇，一丛丛。

几朵红色的小花安静地藏在满目的翠绿中，怡然自得，独有一份意境。却不像那桃花和梨花，一开便大肆喧闹，路人尽知，更加上满头珠翠，暴发得可怜。指甲花也许是庭院里最普通的一种花了，和地雷花(俗称小喇叭花)一样，都是开在最当时，又都是花开时便铺开一院的鲜艳，但论起姿色，却只能是默默相对了。然而，这却丝毫不影响它的心境，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路边花圃，还是小户人家的庭院边角，它都欣欣然开着，努力地吐放着属于它的那份妖娆。

它的学名应该是凤仙花。在我的家乡，老人们也叫它指甲花、指甲花。靠近它时，你闻不到一丝的香味，但是它的花瓣却是无数女儿们手指上跳跃着的妩媚。儿时，奶奶会把花瓣采下，细心地挑去花萼，和着白矾捣烂，临睡前用布一层层缠在我的指甲上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看到满指的鲜红，经久不褪，像十朵鲜艳的小花，静静地印渍在儿时的梦里。至今仍会记得小小的我在一户人家的院墙处看到的那丛指甲花，大而丰满，艳然欲滴。美中不足的是花丛边却趴着一只肥壮的黑狗，虎视眈眈。几次三番，蹑前踉后，终究那股虚荣还是被恐惧打败，悻悻然而归。

记起它认识它想着它，每次看到它都会忍不住动容，是因为儿时那嫣红的指甲，就像无数人带着甜蜜的笑容想起儿时的泥巴炮，用一根绳子拽着到处跑的小转轮车，老头儿推着琳琅满目的小货摊一样，承载了我们年少时的梦。梦，是最可珍贵的东西，更何况，那少时的梦，是如此的纯净。